

西学东渐求富强

1854年，耶鲁大学第一位中国学生容闳以优异成绩毕业了。由于他学业上的显著成绩，美国人多次用优厚的待遇诱劝他留下来。可是，这些引诱丝毫不能动摇他的爱国心，他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。同时，先进的中国人已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，向西方寻求真理。容闳也酝酿将西学输入中国，要“以西方之学术，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”。他为他的希望、追求而终身努力。

满怀报国之志的容闳，抛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，准备回国干一番事业。但他回国后并未受到腐败的清政府重视，只好四处奔波寻找工作。不久，在上海海关担任了一名翻译。一天，他问总税务司李泰国：“我在海关奉职，将来是否也有可能升任总税务司？”李泰国却回答：“只要是中国人，无论是谁，绝对没有这种可能。”容闳听后十分反感，他愤而提出辞职，离开了海关的工作。

后来，容闳又到经营丝茶的洋行里当书记，还从事翻译工作。他在上海虽然不愁生活之温饱，但总感到四顾茫茫，报国无门。而且，赶上红巾军起义失败，两广总督叶名琛对广州人民进行大屠杀。他在刑场上目睹血流成渠，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的惨状，痛恨清朝政权，而寄希望于方兴未艾的太平天国革命。

为了进一步了解太平天国，考察它是否能取代腐败的清政府，容闳和两个美国传教士一起，从上海到天京，进行了实地访问和考察。他发现太平军对待人民“皆甚和平”、又能竭力保护，是一支有希望的军队。不久，他又拜会了在香港时结识的旧友干王洪仁玕，对其主张太平天国实行一些资本主义的措施非常欣赏。乘此机会，他向洪仁玕提了七点建议，并表示：如采纳他的建议，就留在天京为天国效力。洪仁玕虽然知道他的建议相当重要，但由于其他太平军的领袖忙于作战，无法作出决定。容闳的建议和要求便最终落空。

容闳回顾自己归国来的各种遭遇，想起在同外商的交往中，中国由于缺乏专门人材而深蒙不利，许多应该由中国人掌握的职务，却任用外国人。中国的要塞、军舰、海关，大部分都被外国人控制。更令人愤慨的是，在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谈判

时，竟任用美国人为中国的首席代表。中国不仅输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而且也由于缺乏新式的教育。他作为一个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，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他设想多年的教育计划——即选派幼童出洋留学，先以 120 名作为实验，每年派 30 人，四年完成，学习期限 15 年，从海关收入中拨一定经费，作为留学生的费用。

但由于种种原因，这项计划被耽搁再三，到 1870 年才被批准，具体由他在上海招生，从 1872 年至 1875 年才完成了派遣留学生的计划。

由于这批留学生，从小学、中学，然后考入专科或大学，他们不仅学习自然科学，还参加宗教和政治等社会活动，组织体育比赛和旅游，容闳对此并不干涉，有时还为他们辩护。但清政府派出的监督，对学生们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和思想不满，对支持学生的副监督容闳更是怀恨在心。认为他纵容学生，任其放荡淫佚，并授学生种种不应得之权利，学生学成回国，并不能为朝廷服务，主张撤回留学生。终于他的教育计划也破灭了。

容闳利用他在海外的机会，竭力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。

1873 年，容闳从美国回到天津，清政府任命他与秘鲁特使谈判，签订关于招募华工赴秘鲁的条

约。秘鲁特使见到容闳，装出一副客气的样子，声言华工在秘鲁将会受到优厚的待遇。但容闳不禁想，他初次由美归国途经澳门时所看到的情景：许多被贩卖到古巴、秘鲁等地的华工，以辮相连，结成一串，被贩子们像牛马般牵往船舱。他还听说，华工被运到古巴、秘鲁后，即被带往市场，像货物那样叫喊拍卖。不少华工得知被骗后，在船上群起反抗，有的不愿为奴的竟跳海自杀。容闳严正地向秘鲁特使指出上述亲闻亲见的事实，愤怒地说：“什么优厚待遇，不过是给你们增添牛马而已，对于如此野蛮的条约，我不但不能与你签约，还要设法阻止朝廷在这种损害中国和民族利益的条约上签字。”说罢，他不顾那位特使的面色骤变，离开了他的住处。

后经向政府汇报，容闳被派到秘鲁调查华工的情况。他深入华工的住处，详细了解他们远离祖国遭受折磨的情况，并将华工身上被笞、被烙的斑斑伤痕拍成照片，作为奴隶主残暴虐待华工的物证，终于使秘鲁特使无法抵赖，垂头丧气地走了。从此，清政府被迫禁止华工出洋，蔓延多时，日趋激烈的贩卖华工出洋的惨剧，在容闳的阻止下才有所收敛。

容闳不仅作了这些维护祖国利益的工作，他在

甲午战争期间，还建议清政府借款购买军舰并雇佣外兵，以抗击日本的侵略。同时，他主张新政，创立国家银行，组织铁路公司，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。所有这些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清政府都未能予以采纳他的建议。

容闳一生爱国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当他临终前留下遗言，让他的两个生长在美国的儿子回国服务，写道：“吾费如许金钱，养成汝辈人材，原冀回报祖国。”老人金子般的语言，深深地感动了两个儿子，不久便回国，两人都为祖国的建设、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。